

世说新语

也说“吃软饭”

□陈鲁民

很久以前,有个有钱的老寡妇包养了一个小情人,两人有一天下馆子吃荷叶米饭,店小二问小情人:“二位是吃硬点的还是吃软点的?”小情人知道老寡妇胃口不好,为讨欢心,赶紧答道:“吃软饭。”于是,就有了男人靠女人生存的“吃软饭”一说。

“吃软饭”历来是被人看不起的,但依然有人乐此不疲,且振振有词:吃软饭,没本事还吃不着!这话有理。吃软饭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,一是相貌英俊,玉树临风;二是有些才艺,意趣不俗;三是善于逢迎,会哄女人高兴。也不是谁想吃就能吃着的。

大作家巴尔扎克就符合这三个条件,也是吃软饭的佼佼者。他曾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:“看看周遭,是否能帮我物色个有笔财富的寡妇,在她面前将我夸耀一番——一个极好的小伙子,22岁,长得帅气,眼睛溜转活泼,全身充满激情!是众神曾经烹出一道最好的丈夫的菜。”功夫不负有心人,寻寻觅觅,巴尔扎克最终成功找到一位富有的寡妇做妻子:韩斯迦伯爵夫人。她腰缠亿万,有几千个农奴和广阔的土地。

还有音乐家柴可夫斯基。他才华横溢,仪表堂堂,却贫困潦倒,一文不名,这时,遇到了贵人梅克夫人。她是一个大资本家的遗孀,拥有巨资家财,且对音乐很着迷,就给柴可夫斯基寄去了第一笔款,并决定以后每年为他提供6000卢布的资助。柴可夫斯基解决了温饱问题后,很快完成了第四交响曲和三首小提琴曲与钢琴曲的创作。印行出版的时候,梅克夫人又寄去1500法郎,而柴可夫斯基在回信中寄去的是一枝花。他跟梅克夫人说:“您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我向您要钱而不会感到害羞的人。首先,您仁慈而慷慨;其次,您有钱。”

导演李安,凭借《断背山》成为第一个摘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小金人的亚洲导演。可他刚出道时也吃了6年软饭,至今想起仍十分痛苦:“我想我如果有日本丈夫的气节的话,早该切腹自杀了。”他大学毕业后,一直没能找到一份与电影有关的工作,不得不赋闲在家,靠在攻读伊利诺大学生物学博士的妻子林惠嘉的薪水度日,这一过就是6年。为了缓解内心愧疚,李安除了大量阅读、看片、埋头写剧本外,还包揽了所有的家务,负责买菜做饭带孩子。每到傍晚做完晚饭后,他就和儿子一起兴奋地等待“英勇的猎人妈妈带着猎物回家”。

已故作家王小波遗孀李银河也说过:“小波在很长一段时间就靠我养着。对没本事的男人来说,被人说吃软饭是最大的打击,只有有本事的男人才有底气被养起来。李白吃软饭就很有套,他先后四次结婚,都是专挑谁家的爷爷做过宰相就去做上门女婿。”

可见,吃软饭,从小里说能保护艺术家衣食无忧,从大里说,则能促进艺术繁荣,此类例子多多,不胜枚举。吃软饭还有很多好处。譬如可以缓解就业压力,虽然是微乎其微——如果有一百万人吃软饭那就很见效了;可以提高妇女地位,过去是“嫁汉嫁汉,穿衣吃饭”,现在颠倒过来了,妇女地位想不高都不行;可以促进消费,稳定家庭,一般来说,吃软饭的男人都不再花心,因为他没这个经济基础。

最近,名门痞女洪晃一语惊人:“一个没有吃软饭男人的社会,是一个不文明、没文化的社会。”这个高度一下子就被拔上去了,让我们得仰着脖子看。“安心吃软饭的男人都是大人物,千万别小看吃软饭的男人,吃不上只能说明你自己不够强大。”这句话更是让我等吃不上软饭的须眉们自惭形秽,没办法呀,其貌不扬,没有才艺,不会逢迎,又不是大人物,要吃软饭等下辈子吧。

生活男品

反“三俗”,怕老婆

□无歌

们,一定要慎娶。否则,您就安心做那陈季常的衣钵传人。

我乡里有个前辈,上世纪80年代初期毕业于某商专,分配在财政局,炙手可热,娶个老婆在银行,按说小日子特滋润。但该前辈农村兄弟多,父母侍候一百三分薄地,身体不好,前辈的工资每月要寄一半回老家。岳父局长正当权,老婆是独生女,娇惯。得,娶回家的老婆是个菩萨,受不了男人乡下亲戚的骚扰,自己花钱如流水,没半月,工资全报销了。后半月俩人就到丈母娘家蹭饭,时日一长,丈母娘就对前辈翻白眼了,在女儿面前唠叨他窝囊。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,前辈一肚子愤懑,却不能不装出勤快的样子侍奉老两口,下厨,洗碗,拖地,擦窗,洗被条。据说,某次晚上几个同学聚餐,喝多了点,回家时间超过了菩萨老婆的规定,老婆硬是罚他在门外站了一夜,以反思其行。若干年后,前辈忍受不住,热血上涌,孤身一人前往深圳打拼,等拉起公司,立马命令菩萨老婆辞职随夫做全职太太。其时老岳父也退休了,菩萨老婆真成了笑脸菩萨,对前辈温柔无敌超级好。

许多女人,以为要让男人有“季常癖”,只需无理搅三分,一哭二闹三上吊。结果,男人怕倒是怕了,心里却视为猛兽洪水,捞着个机会就在饭桌、同学、亲朋、风景区云游,决不回家。《八洞天》开了个“理怕”的药方:敬妻之贤,景其淑范;服妻之才,钦其文采;量妻之苦,念其食贫。哎

呀,这也是要人命的事,女人,你得安贫乐道,德才兼备,做“四有”型贤妻良母。但坐飞船上月亮也难找。假如某男十分幸运,遇到一个,恰恰她对某男又眼睛放电,俩人一拍即合,或者男人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擒拿到手,那么为她患上了“季常癖”,不仅不丢人,还受人尊重。

“情怕”算得上神仙境界:一是爱妻之美,情愿奉其色相;二是怜妻之少,自愧屈其青春;三是惜妻之娇,不忍见其鬓鬓。老婆太漂亮出彩了,麻烦,要好生奉承,因为天下那么多咸猪手在等着吃豆腐,哈哈!老夫少妻,更麻烦,一树梨花压海棠,梨花馒头必然心下抱愧,多受一点点完全应该。老婆娇柔,像个爱撒娇的孩子,您忍心让她受委屈吗?这三点“怕”,我私心揣测,虽然可爱可敬,却也有不得已的成分。

《太平广记》记载唐朝的管国公任环,特别怕老婆。他曾对人说:“老婆有三个时期让你惧怕。刚结婚,她端坐洞房像菩萨。难道有人不怕菩萨?时间长了,生子女,又像护犊的老虎。难道有人不怕老虎?到年老,脸上打皱像佛经上说的吸人精气的冬瓜鬼。难道有人不怕鬼?因为这些怕老婆,又有什么奇怪?”自嘲中倒潜藏了几分真理:别人家养大的黄花闺女白送给你,这白送的闺女免费为你养了一批小狗崽子,等小狗崽子大了,白送的闺女耗尽精气神成了冬瓜,天地良心,该一辈子护着敬着才对。这也算反“三俗”的行动之一吧,呵呵。



观星台

人间食话

鲤鱼的错误

□冯杰



“客从远方来,遗我双鲤鱼,呼童烹鲤鱼,中有尺素书。”此“乐府”之句。中国浩浩诗河,唯“乐府”有此奇境也,是最贵。

鲤为我童年少年时黄河畔常捉之鱼。据豫菜美食家说,世上只有我家乡的北中原此一河段之中的黄河鲤鱼,最为肥嫩纯正。黄河在此段河床最宽的缘故。

多少年过去,那些金色鲤鱼仍在我梦里飞翔。在古诗十九首里飞翔。

有一年我客滞在一座喧嚣的城市,梦到了鱼,就以水墨试之,画了许多尾鲤鱼,在宣纸上此鱼仍沉浸在时间上游,在最深的童年梦里,犹有泼刺水声。落款宛如点点红鳞。

后来再读《汉乐府》,每每读到“客从远

方来,遗我双鲤鱼”,拍案,意为如此之远送两条小鲤鱼,且将信藏到鲤鱼腹中,奇诡。汉人多奇矣。不怕鱼臭乎?

五年后又读,不料竟是鲤鱼的错误。方知“双鲤鱼”是信函的代称,信函之使的古典鲤鱼。

我翻检旧书,看到一幅木版画,古人原来是将信藏在刻成鱼形的木函之中,木函一底

一盖,一上一下,故称,相当于我当年寄情书时制造的厚牛皮纸信封。后面有“呼儿烹鲤鱼”句,木鱼自然不能烹煮,恰恰是取信时主人欢乐生动的说法,一时,诗意相适释然也。

可是,我怎么也忘不了原先少年时代对鲤鱼的误读,印象之中更有幻想奇妙之境:相思的人他们能将文字煮熟!先烫伤眼睛,再烫伤喉咙,最后烫伤思念。

百味人生

愿意常见的人

□孙道荣

也没去找过他们。

有的同学,发财了,自己开了公司,做了老板,挣了大钱。你到了省城,去找他,他很开心。不过,他很忙,电话一个接一个。见状你要告辞,他一脸不高兴,老同学千里迢迢来了,不请你吃个饭,还像话吗?你抹不开面子,留了下来。晚饭照例是在某个豪华的大酒店,订的是气派的包厢。你正思忖着,就你和老同学两个人,这场面也太隆重了,门开了,又来了一帮人。老同学赶紧站起来,谦恭地将来人一一介绍:这是工商局的蔡局,这是税务局的黄处,这是刘总,这是胡经理。完了,指指你,对大家说,这是我外地来的一个同学。你突然明白,宴席是早预订好的,你只是赶巧碰上罢了。酒席上,老同学毕恭毕敬地一杯杯敬酒,还附在你耳边悄声说,这都是他的财神爷,帮帮忙,多敬他们几杯,让他们高兴高兴。本来一路颠簸,你又累又饿,这会儿却一点胃口也没有了。

你也再没找过那同学。

想来想去,每次去省城,你必定要找的,只有他了,睡你下铺的兄弟。他没升官,也没发财,和你一样,在一家单位朝九晚五地上班,下班,辅导孩子,自己看看书。听说你

进城了,电话里跟你说,一会就下班了,直接上家里去吧。他家你是认识的,去了很多次,在省城众多的老同学中,也只有他的家,你去过,此外,再也没有人邀请你上他们的家中去过,与他们见面的地方,不是宾馆的标准间,就是饭店,或者茶楼。

你坐上熟悉的公交车,到了同学家附近的站下车,门锁着,同学还没回来,没关系,小区门口坐一会,同学就回来了,手里一定还拎着你喜欢吃的烤鸭、油炸花生米、臭豆腐干什么的,这就是你们的晚饭了。天冷的话,一人一瓶二锅头;如果是夏天,那就一人一瓶啤酒。也不用拼,不用劝,咪一口,挟口菜,聊聊近况,扯扯开心的事,烦恼的事,棘手的事,互相安慰几句,鼓励几句,再吧唧吧唧以前在一起的趣事,时间就慢慢地过去了几个小时。也不着急,弟媳妇已经热好了暖胃的菜泡饭。

有时候,弟媳妇不在家,老同学就会领着上小区边上那家小饭庄,找一个僻静角落,点两三个小炒,仍然是一边吃,一边聊,讲到会心处,两人哈哈大笑。埋单也不用争抢,几十块钱的事,他掏和你掏,一样。

有的人,我们愿意经常见一见,聚一聚,聊一聊,有的人,却离我们越来越远。